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18年4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zf@163.com

知味

豆芽菜

♣ 董全云

“大豆芽，歪歪嘴，胖嘟嘟的没长腿，蹲在水边打瞌睡。”这是女儿上幼儿园时的一个儿歌，说的就是大豆生芽。

小的时候村子离集市远，买菜不方便。村里衡量一个女人会过日子的标准就是看她会不会做咸菜和生豆芽，让一个家庭的饭桌有滋有味。记得母亲生豆芽常用一个陶瓷盆，不管黄豆还是绿豆，水恰好浸泡过豆豆。那时生豆芽不叫生豆芽叫“发”，“发家”“发财”的寓意，讨一个好的彩头。每天换一次水，上面用一个干净的纱布蒙着，就像一个羞涩的新娘的盖头。

圆头圆脑的豆豆蒙在干净的陶盆里，第一天没反应，第二天它就调皮地露个小小的芽。只要水换得及时，温度合适，第三第四天它就开心地弯着腰翻跟头。生豆芽的水一定要换得及时，而且还有个忌讳，见不得油，否则它就生闷气，不再长个子，然后结局就成了一盆臭豆豆。

成年后，读《易牙遗意》说生豆芽：“将绿豆冷水浸两宿，候涨换水，淘两次，烘干。预扫地洁净，以水洒湿，铺纸一张，置豆于纸上，以盆盖之。一日洒两次水，候芽长，淘去壳。”如今生豆芽，与古法相差无几。

史料记载，豆芽起初并非是菜蔬，古代瓷器经海外销，聪明人想到一个好办法：将瓷器装箱之前，在瓷器的空隙里撒上黄豆，浇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填满缝隙，且豆芽又具弹性，保护瓷器历经万里，完好无损。

食用豆芽始于宋朝，豆芽与笋、菌并列素食三鲜。豆芽菜出身卑微，却是菜中百搭，可贵可贱，可荤可素。可配肉丝、鸡丝、火腿、木耳、韭黄、干豆腐、笋丝等。从不争味，却能提鲜，是个憨厚的好伙计。去北京，吃碗炸酱面，放点豆芽菜，味道迥然不同。一道水煮鱼，麻辣鲜香，少不了豆芽菜的铺垫。而大饭店的厨师熬制老汤时更少不了黄豆芽。

黄豆芽的生法与绿豆芽相同，只是芽儿一两厘米即可，炒肉，炖鱼，做汤都好。和土豆条熬汤，营养丰富，解腻温寒。水萝卜芽菜，绿叶粉茎，颇为养眼，撒上一点绵白糖，清新润口，解酒尤佳。还有一种黑豆芽，其实是黑豆苗。用土培植，长两寸余，小叶初绽，一身碧绿。用五花肉炒之，味道浓郁，不可多得。

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在饭馆点了一份绿豆芽炒韭菜，他说：这道菜叫“白蛇炒青蛇”，白蛇是豆芽，青蛇是韭菜。听了不觉登时大笑，这名字实在不着边际，不过也好，有故事可以下酒了。

前几天去看母亲，又谈起了生豆芽。那时用的水是村里的井水，炒菜是父亲垒的地锅灶，烧火是家里的柴火。而现在吃的是加了消毒剂的水，尽管在菜场睁大眼睛，一不小心买的就是加了增长剂的豆芽菜，母亲老了，不再生豆芽了，那些弯着腰的豆宝宝，还有小时候母亲做的豆芽菜都快成了梦中的味道。

记得上学时一个同学发育不良，又瘦又小，常被人形容成“跟个豆芽菜一样”，可是同学聚会时他竟胖成了个“面包”。站在镜前，我也日渐丰腴，想想豆芽的纤细白嫩苗条，如今，说人长得像豆芽菜，纤细白嫩，竟是如何欢喜的奢望！

人与自然

春来听鸟鸣

♣ 李星涛

也许是喝了山涧里融化的雪水，也许是饮了草芽上停泊的清露，也许是看见了白杨枝头上即将炸出嫩绿的绛紫色的芽苞……春风中还荡漾着瓢泼的微寒呢，鸟儿们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纷纷对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婉转起来了。你听，一串串肉声儿，此起彼伏，一呼一应，叫得人心里麻酥酥的，似乎有一眼眼泉水急着要涌出来。

鸟鸣分为“鸣啭”和“叙鸣”。“鸣啭”优美抒情，主要是雄鸟对情感的抒发。“叙鸣”平实叙事，主要是鸟儿们对生活信息的交流。春天的鸟鸣中，“鸣啭”大大多于“叙鸣”，即便是麻雀嘈杂的叽喳声，也闪烁着阳光的清亮，透露着压抑不住的激情。

关于鸟鸣的拟声词很多，常用的有：“噍噍、啾唧、喑、嘶、嘀、嘟、咯、咕、叽、喳、啾、喃、咿哑、哑哑、哑咤、呕哑、啧啧、哜哜、咬咬、唳、喁喁、呷呷、呱呱、唉儿唉儿、啁哳……”这些词汇倘若写在纸上，那是没有生命光焰的，就像是一堆生锈的断铁丝。可一旦它们从不同的鸟嘴里唱出来，立马就会变得有声有色，珠圆玉润，熠熠闪光。有的鸟儿还能巧妙地将几个拟声词组合起来，鸣出的声音就会串成串儿，楚楚的，有了虹的弧度，溪的跌宕，北斗似的明灭有致。

也许与冬天过于沉寂有关吧，春天的枝头上，画眉的鸣声听起来最响亮。画眉，嘴如钉，身似葫芦，尾如尺，眼圈大而蓝，头上的羽毛像是一条黄色的头巾。鸣声圆润晶亮，恰似一串串水珠。高亢时，开阔奔放，给人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低鸣时，胜似笛笙，使人不禁联想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诗句。

山上荆棘丛里栖有一种鸟，俗名曰：“叽咪”。其身形小极，是麻雀的三分之一，蓝羽黑喙，头部像黑白太极图形罩裹而成，叫起来“叽咪——叽咪——叽咪”，持续的一个音节儿，就像是有人手拿剪刀，于阳光下张合不停。伴着叫声，它的翅膀也会一张一翕，与叫声保持着相同节奏，迅疾扇动着。

白杨林中有一种鸟，身形似喜鹊，但羽毛赤红，喜欢站在树梢尖端，其鸣声极为特别。先是“嘘——”的一声，中气十足，继而声波下弯，可刚刚曲出点弧度，又戛然而止，只留下半弯声音的彩虹儿，挂在半空，令人遐想不已。我想，这种鸟儿一定是从胸腔内部发声的，因为它的尖喙不像人的嘴唇，可以纠起来，吹出这样绝妙的口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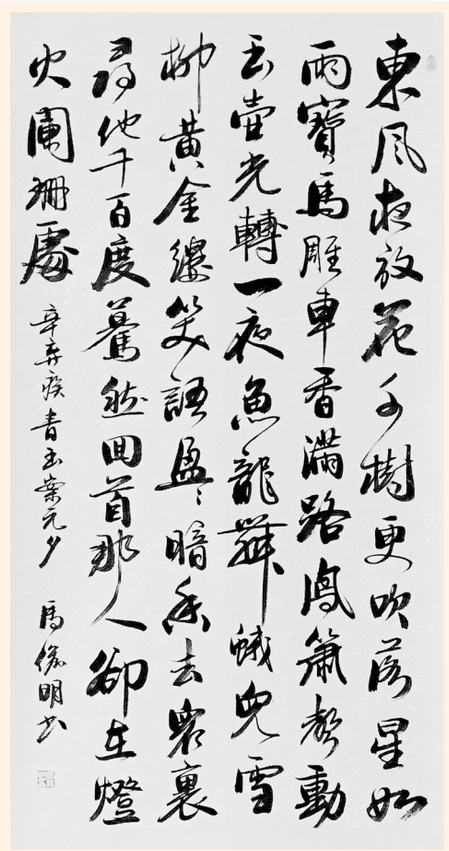
野外的沟渠边还有一种水鸟，长腿灰羽，叫声只一个词：“鸣——鸣——”，但声音中空，嗡嗡有回声，似古城墙上传来的隔世埙声，古朴沧桑，寒气嗖嗖。又仿佛是风中立着的一个敞口大腹的瓶子，兀自自娱自乐地独唱。

春天鸟鸣中，我最喜欢云雀。云雀唱歌最独特，它是边飞边唱飞向天空的，而且一唱就从不间断，这在鸟类当中独一无二，就连布谷鸟也无法做到。有时走在田野里，云雀会“嗤”的一声，突然从庄稼棵里射向半空。当飞至四五十米高处时，它会于空中悬停片刻，频频鼓翅欢叫，继而又垂直上升，且飞且唱，直入云霄，隐身于耀眼的阳光中。

那歌声欢快明亮、纯净澄澈，如阳光下的碎银闪烁，又似荷叶上的水珠滚动。打起眼罩，迎着阳光望去，此时的云雀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丁”字状的黑影，翅膀恰如同两片小而黑的草芽，却又迅疾地扇动着，仿佛那一串串水晶般圆润的歌声，就是它用翅膀从白云里不断拍打下来的。

云雀是受节气召唤的鸟。淮北平原上，只要桃花这边一开，云雀那边就会随之亮开了歌喉。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桃花为云雀歌声而走出闺房的呢，还是云雀为桃花盛开而纵情歌唱的？伊始，云雀唱得有些谨慎，有点害羞，声音听起来怯怯的，带有小心试探的味道。但一两天过后，它便唱得自如起来，热烈起来。上飞时，它飞行的路线近乎垂直大地，歌声“啾叽——啾叽”的，音频不快，似乎想挪出点力量来向上飞腾。但随着高度的增加，音频会越来越快。飞至一定的高度时，它就会凭空悬停，连续唱十几分钟也不歇气，将要降下云头时，它歌声的音频达到了最快，由原先的“啾叽——啾叽”变成了“啾啾叽啾啾叽啾啾叽啾啾叽……”如小说情节中最高潮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春听鸟鸣，我们得到的是温暖和喜悦，得到的是净化和深思……但更多的还是喜爱，因为鸟鸣中没有假唱，也没有伴奏，这和大自然的风雨声是一脉相承的。



东风夜放花千树（书法） 马俊明

春之韵（国画） 程龙

新书架

贾平凹最新长篇《山本》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间秘史

♣ 李成城

这是贾平凹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做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巨著。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地的涡镇，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志。陆菊人嫁到涡镇时带来三分胭脂地的陪嫁，据风水先生的说法，这是一块暗通龙脉的神奇宝地，可出官人。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冥冥之中，这块承载着陆菊人隐秘宏愿的方寸之地，竟成为井宗秀父亲的墓地，墓地下面井宗秀还挖出一面铜镜……发生在胭脂地上的偶然事件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在亘古不变的秦岭深处开启了一场命运与人性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井宗秀在神秘命运和微妙情感的推动下成为陆菊人远大抱负的执行者，他从一个资质平平的寺庙画师，通过组建地方武装，与活跃在秦岭中的其他力量相互制衡和争夺，逐渐成为盘踞涡镇的实力霸主，却又在他势力扩张、欲望膨胀的最高峰，突然毙命。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

这场纷繁迷乱的历史大戏中，作家还着重凸显了陆菊人的善良、盲人郎中陈先生的通达、地藏菩萨庙里宽展师父的慈悲，这些善意与超脱，为整部作品、为浓稠苦难的人间尘世增添了人道主义底色。

散文诗页

泥土书

♣ 余金鑫

油菜花词

不住地期待。

却又总是在不经意间，迎面撞见明媚灿烂的你。

盛开的油菜花。

你这春天的封面、闪光的徽章、高贵的形象大使。

年复一年。

你依旧在林间，在原野，在坡上，微笑着向我招手。

依旧是辉煌盛装，熟悉的眉目；依旧是激情演绎的情景剧，馥郁芬芳的乡土风格。

一部传统的春天的盛典。序幕、高潮、结局，我已烂熟于心。

鸽子、喜鹊、八哥、斑鸠同台激情主持，台词自然流畅，旁白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迎春花是忠实的票友。

桃花来一场华丽的客串。

紫薇花在火红地走秀。

蒲公英、荠菜是恰到好处的尾花。

紫云英站满田间地头，扬起千万张红彤彤的小脸。

没有例外，每一年，春天的狂想曲，总是踏着油菜花金色的旋律唱响。

油菜花。

忧郁的时刻，把脸贴近你灿烂的花丛。

阴霾的日子，闭上眼呼吸你的清香。

恬静的瞬间，打开蝴蝶翻飞的篇章。

欢快的时光，聆听蜜蜂们在金色大厅娓娓献唱。

油菜花。

你在引爆一场没完没了的花事后，悄然回到春天这部盛典的后台，默默孕育自己的果实。

蒲公英

迎着泥土生长。

溪头路边，沟坎岗岭，吐叶、开花、飞扬。

时常被遗忘、被遮蔽、匿名底层的物种。

是低贱者最高贵，还是王子流落民间？

你静默着打坐在古老的典籍中，一身素衣，掩不住金方的质地。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疗治恶疾。

人吃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严寒、酷暑，百毒常常侵入肌体。重负、厄运、灾难，如影随形。欲望、虚荣、疯狂，歇斯底里。

大地慈悲，庇护众生。

把一颗怜悯之心化作你的万千种子，播撒四面八方。

谁能脚不离泥土，身融入民间，走得进茅舍，嚼咬得苦寒，啜饮过你的汤汁，谁总是根深叶茂。

奇石兰花图

与生俱来的山中顽石。

斜刺突出，冷峻硬朗，一身青苔，满脸沧桑。

山风戏谑，暴雨抽打，落叶满腮，冰雪覆面。

白天聆听一片片绿叶临风抒情，沉浸光与影的交响。夜晚打坐在黝黑的汪洋，守护凶猛或温柔的野兽在怀中进入梦乡。

心静如水，在无边的岁月中忘我修行。

千锤万凿，不改耿直本性。

不远处一棵老树周而复始地发芽、抽枝、长高，一圈圈年轮书写着无尽的时光。

是哪一天？一声鸟鸣轻轻落在身旁。

一睁眼，一蓬绿色的流苏披在肩上。

随后，春风从中抽出兰花。

一遍遍抛洒清香。

是林中的神女，在徐徐吐出仙气。是泉水般的村姑，发出肺腑的芬芳。是窖藏千年的心愿，砰然开花。是琴弦上的娇娘，献出让人颤抖的乐章。

此时此刻。

群山眉目含情。

石头们心旌摇荡。

一草一木纵身加入春天的盛大合唱。

史沟钩沉

乱补之殇

♣ 彭永强

纵观韩昌黎一生，常常令人五味陈杂，其中最让人遗憾或者深思之处，当属他之殁亡。

白居易曾有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诗中提及当时的骚人墨客韩愈、元稹、杜牧、崔云亭等人，这些人一心热衷于养生保健，追求不老之术，没料到最终误入歧途，不仅未能延年益寿，反受乱补之害，因之殒命，时年仅五十六岁。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书立说，传世千年，苏东坡赞之曰“文起八代之衰”。作为破败之家出身之人，晚年官至吏部侍郎，称得上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然而，大名鼎鼎的韩昌黎，在私生活上却让人大跌眼镜。他好赌、贪杯，还好色狎妓，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崇尚魏晋士人的服散遗风，并因之致病，最终不治而亡。

根据史料分析，韩愈之死，归罪于“风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风”；韩愈之所以会患上中风，与他嗜食硫黄密不可分。

硫黄作为中医常见的一味药材，有其疗效所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硫黄性味酸温，有小毒，外用杀虫疗疥癣，内服壮阳散寒、缓泻祛痰。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硫黄有毒，长期或者大量服用无异于自戕。历代诸多的热衷养生之人，由于笃信硫黄的保肾壮阳作用，常常对之青睐有加。晋代士人钟爱的“五石散”，就是由硫黄、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炼成。

韩愈青睐硫黄，并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服用新方法。宋代陶穀《清异录》记载：“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日进一只鸡，始亦见功，终致绝命。”韩愈晚年时仍热衷女色，据称他养有两个侍妾，一个叫绛桃，一个叫柳枝，两人能歌善舞，风姿撩人。为了享受美色，年事日高的韩愈，热衷于补肾壮阳之术，他别出心裁，先将硫黄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希望既能补肾壮阳，又能不伤身体，从结果来看，绝对称得上徒劳无益，引祸上身。

韩愈的悲剧仅仅是成千上万因乱补而丧命者的一个缩影。从现代医学来看，硫黄、五石散等诸多所谓的丹药，这些矿物质中含有诸多重金属类的毒性物质，少量服用，对人体尽管有慢性伤害，但尚不至于致病，但如果大量摄入，长期积累，定会导致人体代谢紊乱，长此下去，引发中毒，导致重病乃至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连载

现在，这台收音机像一个熟睡的婴儿一样，安静地躺在陈金旺的怀里。陈山远远地看着他，他的头发一根也没有掉，仍然是那么的浓密繁茂，只不过是略略有了一些灰白的颜色，很像是深秋农作物上落下的一层霜。在陈金旺的心里，只钟爱着他品学兼优的大儿子陈河，一个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有出息的儿子。陈河才是全家莫大的荣耀，即使这个儿子有好几年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突然被风吹走的风筝一样。大约在两年前的辰光，陈河突然从昆明往家里寄来了一封信，说因为打仗，学校先搬到长沙，又搬到昆明。改了个名，叫西南联大。他人在昆明。

那天千田英子带着陈山慢慢退出了弄堂，按荒木惟的吩咐，陈山不需要再和陈金旺见上面，免得节外生枝。陈山远远地看着晒太阳的陈金旺说，老东西，你给我好好的。

千田英子穿着中国服装，她一直站在宝珠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她听见了陈山刚才的话，所以她用蹩脚的中国话说，陈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陈山说，他叫老东西。

千田英子说，很奇怪的名字。我也特别想我的父亲，他在我的家乡札幌是一名酿酒师。

陈山没有理会千田英子，大步地向弄堂外走去。千田英子紧紧跟了上来，说，他酿的清酒，在当地很有名。

陈山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来对千田英子皱了一下眉头说，那你不好好学酿酒，你来我们国家凑什么热闹？

陈山和千田英子走在回梅花堂的路上时，刘芬芳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正站在路边看海报墙。他的身体有些臃肿，仿佛像是要撑破长衫似的。刘芬芳转头的时候看到了陈山，于是他离开海报墙，快步赶上去挡在陈山的面前。刘芬芳在麦根路开了一家芬芳牙科诊所，他是嘉兴海盐人，和陈山、宋大皮鞋和菜刀这些“包打听”比，他算是最有钱的人。刘芬芳冷笑一声说，姓陈的，你三个月前卖给我的那支枪，还是生了锈的，那子弹像是潮掉了似的，怎么也打不响。今天你得把十块钱还给我。

你十块钱就想买一把好枪？十块钱顶多只能买一把弹弓。陈山说。

弹弓也比你这把破枪好多了，刘芬芳愤怒地嚷了起来，你忘了我在码头上杀出一条血路帮你讨赌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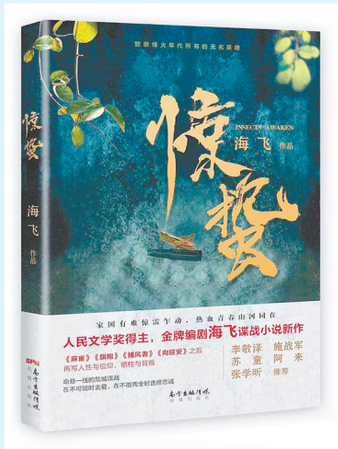
陈山笑了，识时务者溜得快。你赶紧溜，不然你的卖相会很难看的。

陈山说完，和千田英子一起并排往前走去，边走边说，这是一个疯子，咱们不能理他。刘芬芳还是追了上来，手搭在陈山的肩上。千田英子突然出手，扣住了刘芬芳的手腕，顺手将手腕别了过去。

刘芬芳痛得哇哇乱叫，说你胆大包天，真是不想活了。他另一只手拔出了那把生锈的手枪。

千田英子卷腕夺过枪，一脚又把刘芬芳踢倒在地。千田英子朝刘芬芳连开数枪，枪枪射在他裆部一寸的地方，刘芬芳的裤子随即湿了，整个人颤抖得像是在抽风。千田英子把枪扔在了刘芬芳身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胆小如鼠。

陈山在刘芬芳身边蹲了下



来，叹了口气温柔地说，芬芳，我说过你的卖相会很难看。你就是不肯听大哥的。

刘芬芳说，你这个骗子。

陈山又叹了口气说，骗子不好当。你就是因为没脑子才只会拔牙。

刘芬芳眼睁睁地看着陈山和千田英子一起离开，只留给他一个各自的背影。有路人从他身边走过，好奇地望着他屁股底下一摊湿漉漉的地面。刘芬芳忙把枪捡起来插回了腰间，一骨碌爬起来说，不许看，特工执行任务。

那天陈山从梅花堂的院子里回过头，远远地望着快快离去的刘芬芳，突然想起他应该找宋大皮鞋和菜刀告别的。宋大皮鞋本来就是一个修鞋的，而菜刀就是一个磨菜刀的，他们和陈山在宝珠弄差不多混了有十来个年头了。陈山看着刘芬芳的身影消失，然后别转身一步步走向荒木惟的办公室。荒木惟照例在弹钢琴，弹琴的时候陈山想和朋友告别的意思跟荒木惟说了一下。荒木惟看上去像是没有听到，他专注地弹完了一曲钢琴然后转过身子，对陈山说，肖正国本来就没有宋大皮鞋和菜刀这样的朋友，所以你不能去和他们告别。

可我不是肖正国。

忘掉陈山，你就是肖正国。军统党政情报处航侦科科长。荒木惟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

那天陈山对着一面墙，久久没有说话。他觉得人生奇特，宋大皮鞋和菜刀怎么就突然在他的生命中像消失了一样呢。他对着那面墙在心里默念。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

陈山又说，再见，宋大皮鞋，菜刀，还有笨蛋刘芬芳。

叁

在陈山下楼以前，荒木惟站在楼道口为陈山点了一支烟。在丝丝缕缕的淡蓝色烟雾中他告诉陈山，这是陈山在完成任务以前最后一次抽烟。因为肖正国不抽烟。然后陈山拎着皮箱，和千田英子一起走下楼去。荒木惟望着陈山越来越远的背影，满意地笑了。他甚至有些喜欢陈山，他认为陈山天生就是一个特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现在的陈山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肖正国。甚至他的口音中，略微有了重庆的味道。他下楼的时候，连提箱子用的都是左手。因为肖正国是个左撇子。

陈山每走一步都在惦记着自己的妹妹陈夏，但是他不知道陈夏就在荒木惟的办公室里，她把双手规矩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背对着一扇窗户安静地坐着。她听到了名种脚步声，并且能分辨出哪一种脚步声来自小哥哥陈山。荒木惟推门进来，看到阳光透过窗户，打在陈夏充满着细密绒毛的光洁的脸面上。

我小哥哥呢，我为什么不能见我小哥哥。陈夏空洞地望着前方，看上去像是同空气在说话。

你小哥哥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他还不能见你。但是有一天你会见到他。他让你在这儿等他。

说这些话的时候，荒木惟就站在窗口目送陈山，像是欣赏一件心爱的作品。他看到院门口千田英子和陈山一前一后上了一辆别克车。车子开走了，荒木惟就对着窗外说话，陈夏，今天我要教你弹一首《樱花》。陈夏睁着一双看不到一丝光线的眼睛，点点头说，你的钢琴要调音了。我听到好多杂音。

这是一台斯坦威牌三角钢琴，钢琴的正上方雕刻着两个栩栩如生的天使，遗憾的是其中一个天使的人像在多年的辗转中遗失了。荒木惟牵引着陈夏的手，轻轻抚摸着那个仅存的天使说，陈夏，你愿意做个天使吗。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时政部56568159 经济部56568212 市县部56568156 文娱副刊部 56568223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56558100 零售1.50元